

叶延滨文集

文集

◎ 诗 歌 卷 ◎ 随 笔 卷 ◎ 杂 文 卷 ◎ 散 文 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I 217.62
3/4

叶延滨文集

I 217.62
10/4

YE 叶延滨文集
YAN 叶延滨文集
BIN 叶延滨文集
WEN 叶延滨文集
JI 叶延滨文集
SAN 叶延滨文集
WEN 叶延滨文集
JUAN 叶延滨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延滨文集 / 叶延滨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4

ISBN 7-80145-874-5

I. 叶... II. 叶... III. ①叶延滨—文集②文学—
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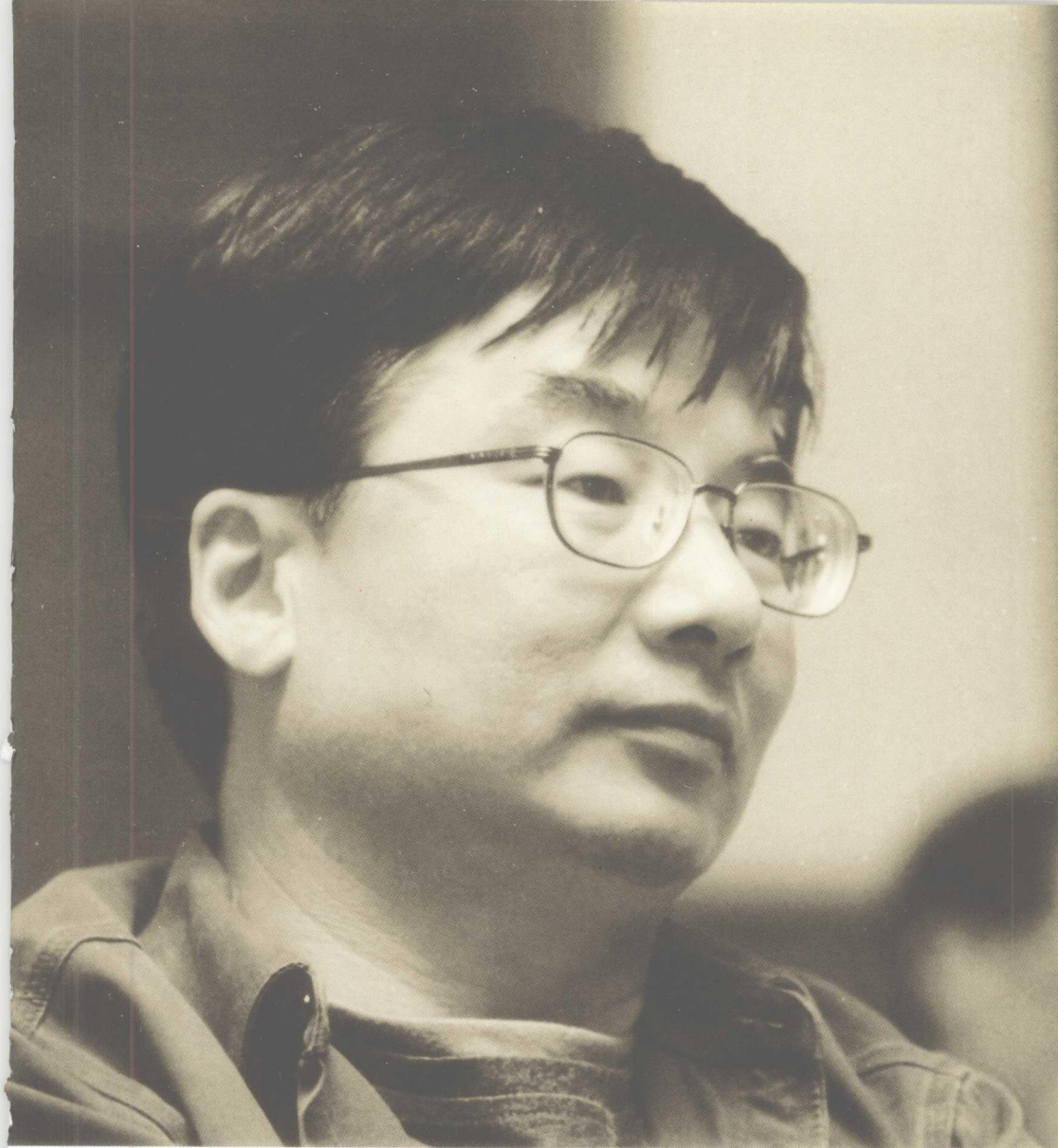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2456 号

书 名	叶延滨文集
作 者	叶延滨
责任编辑	高 迟
装帧设计	姜寻工作室

出 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100062 北京市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发 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电 话	010-6707823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星火印刷公司

开 本	64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66.25
字 数	116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45-874-5/Z
定 价	98.00 元 (四卷)



作者近照

目 录

辑：命运

	浮沉 003
	圣地 005
	马场的诗社 015
	山居岁月 017
	望月独行 019
	草色 021
	梦醒听风 023
	夜声 025
	海韵 027
	行者的云水 029
	故人 031
	魂牵梦绕 040
	田田的故事 051
	梦幻中的人生故事 059

CONTENT

二辑：意趣

063人生的魅力	
068灵魂的观照	
073对水的诗学考察	
077光明的恋曲	
086秋天的伤感	
088老树的魅力	
090一只蜗牛的位置	
091回首望天	
098江边	
099永恒之脸	
101竹的札记	
103干净	
105读闲书记	
107朝前看看，朝后看看	

目 录

三辑：心境

游黄果树遇瀑布无水记	111
漓江秋月夜	113
西行漫笔	115
神游	123
大漠行吟六章	147
殷墟杂感	164
香港三记	167
文化台湾之旅	172
金门行(两题)	179
意大利日记(节选)	183
飞越阿拉斯加(节选)	191
马其顿风情(选章)	196
巴基斯坦行记(节选)	204
访波记事(五题)	210
行走俄罗斯(五题)	218
铁轨与丝绸	230

一 辑：命 运

浮 沉

时间：1966年10月至1967年2月。路程：从四川经延安到北京，共计6700里路。方式：背着行李，打着小旗的步行串联。同行者：我、陶学桑、王守智、张云洲四个高中学生。串联理由：“我们也要见毛主席！”真实原因：因父母均被打成“反党分子”，我不能参加当时所有的活动，于是动员三位同班好友组成长征队。

以上文字作为十八岁的纪念是足以让人自豪的。也许今天的年轻人会报之一句：“傻哥们！”其实他们不会理解，是什么力量鼓励和支撑着四个半月风雪之中枯燥而疲惫地迈动双腿。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拼命地走，咬着牙走，清早喝一口烧酒驱寒，傍晚求一盆热水烫脚……

直到走到黄河边上。

在延安过的元旦，听山西过来的串联队讲，黄河上流着大冰坨子，渡口封渡了。过完元旦，我们立即北上青化砭，转向东去延川，直扑永和关渡口。一路上的“接待站”都贴满了封渡布告。

黄昏在腊月里朔风旋舞的山崖，我们凝望这条黄河。白茫茫一片流冰，听不见涛声，只有缓缓挪动的冰块，使我们感到一种被束缚的力量和濒于窒息的生命。

铅色的云，惨白的河，苍黄的岸，如我们的心情。渡口上受阻的学生将近百人，对岸也有几杆招摇的小红旗，看来也有不少胆大的冒险家。动员是无济于事的，不通汽车的古渡口，如何遣返？只有冒险开船把我们送过岸去。整夜，我们都没有睡着。

第二天早饭后，几十个背着行李打着绑腿的中学生拉着长长的纤绳，走在黄河岸的冰滩上，将那庞大的渡船向上游拉去。因为河面流冰太多，向上游拉船，然后斜放对岸，否则是无法过渡的。莽莽大河驮着成千上万的浮冰从我的身旁缓缓流过，我肩上紧绷的纤绳颤颤地告诉我那只渡船在怎样地经受冰块的撞击。在这高原大河朔风流冰之中，这条船和这群人都显得那么弱小，但正因为有这船有这群人，这个河谷才升腾着崇高之美，一种摄人心魄的抗争。

我似乎感悟到什么。

我真正感悟到它的时候到了！

满目狂奔的浮冰，发疯地扑向渡船，在涌动翻卷的浊浪中，使我

想到荒原上的狼群。浮冰如千万只疯狂的狼，扑向这笨拙的木船，冲撞它，挟持它，撕咬它，那些冲撞和挤压之声咆哮如雷鸣。这艘载着几十个少男少女的木船，在轰响的声浪和狂暴的色彩中颠簸，每一秒钟都可能被吞没，如果它消失于这声浪沉没于这色彩，我想那是极其合乎情理的事情了。

然而生存的希望在于船，船就是岸与岸之间那不安宁的希望之地；然而船的力量在于桨，这条不大的渡船有着四条电线杆子一样粗的巨桨，无论是谁看到这样的桨都会明白要有怎样的胆魄才能在这里生存；然而桨的信心来自十六条汉子，四个船工揽抱一根大桨，四条大桨上十六颗船工强有力的心脏，腾腾挤压出的那一腔热血，让这些桨有了生命，让这条船有了生命。十六个喉头吼出的号子压住了冰河的声浪，三十二只船工的手臂托起了我们的岸……

我不知道我想了什么，我确实是热泪盈眶，一种人生的洗礼，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启示。上岸之后，我发现一个年轻的船工盯着我的前襟，啊，我摘下了那枚小小的圆圆的毛主席像章，放到他粗大的手掌里。

这个细节是十分时代性的，但我确很真诚，以后人们不屑于提起或回忆这种真诚，甚至在许多表演性的节目中，让这种细节展示另一种虚伪，我想，那也是对历史的矫饰和歪曲。我们这次“长征”结局也十分时代性，春节前夕，我们到达北京，“接见”的活动已经结束，我们住进了接待站，我还记得是牛街糖坊胡同废品收购站——院子里堆满了废旧的一卷卷的大字报……

我们为什么能走完这6700里？在我一生中，那是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对可能吞没他的“滚滚洪流”第一次不甘沉沦的反抗。

多少年过去了，当人生的流冰期又一次一次袭来时，我总想到那艘在三十二只手臂和十六个喉头吼出的号子中拒绝沉没的黄河船……

1990年5月

圣 地

延安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的圣地。也许,圣地延安是一个公共词汇,几乎每个当代中国人都知道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对于我也同样如此,也许,还不止如此。说到延安时,她会让我心里有疼痛的记忆,像盐粒碰着了伤口,也让泪水胀痛过眼眶。那么,我告诉你那个属于我个人的圣地延安吧!想说的很多,就从那些最快在记忆中浮起的片断,捡起几片吧……

1

我还有一个月就十八岁了,我没有想到十八岁到来前的这半年,对于我真是天地翻覆的半年。此时我是西昌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此时是1966年10月28日。1966年6月6日,省报的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和大幅报道点了我父亲的名。从报上我知道成都大学的“革命师生”差点在批斗会上要了他的命。早就下放到西昌当了普通教师的母亲,也被定为“四类”敌我矛盾。我和一批被认为有可能上大学的毕业班的同学,被派到云贵川交界的大山深处,当了四个月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员”。在不通电,不通车,也不通广播的大凉山里,我先后在三个生产队单独驻队领导“四清运动”。我怕我的父母“经不起考验自绝于人民”,我每天从报纸上剪一篇文章,给父亲母亲分别寄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就不写一个字,天天剪报,天天寄!四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四清运动”也就自动收场。当我从山区回到学校,我知道父母都还活着。同时我也知道,我不再是校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我有个新的身份,文件语言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弟”,社会流通过言叫“狗崽子”、“黑帮子弟”。

一批批红卫兵欢天喜地地坐上火车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革命”成为最重要的口号,成为狂欢和施暴的理由。我却受到人生最沉重的打击。我从小敬爱的亲人,每天人们都在反复地对我说他们是恶魔。以前人们告诉我,你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孩子,现在一下子在每个人眼神中我都发现,他们在说你是一只癞皮狗。

也许是迷惘,也许是抗争,也许是逃避,也许是给自己一个证明,我千方百计说服了三个同班的同样没有资格当红卫兵的同学,步行

长征上北京。10月28日晚我们在学校的墙上贴了一张“宣言书”：我们也要见毛主席！我们决心做到：不坐车，不进旅馆，不进大城市，步行到天安门去见毛主席……签名：叶延滨、张云洲、陶学燊、王守智。

两个月后，我们到达了延安。

我们四个人是打着绑腿，背着背包，背包上插着一面小红旗“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上路的。这时，我们已经能够一天急行军一百多里，每餐每人吃下一斤半馒头了。年轻真好！年轻可以向命运说不，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其实这两个月，我们每天都在后悔，值得这么走吗？每天都在争吵，为坐不坐车，为吃不吃一盘肉菜！同时，我也每天在夸自己：“他妈的，叶延滨，谁说你是温室里的花朵？谁说你是一钱不值的臭狗屎？你不是又走了一百里了吗？”当脚茧代替了血泡，当一停下来，就可以从裤腰里抓出一把虱子，我开始为我们的生存能力吃惊。当我们走进延安城的时候，我们四个人都流泪了，没有哭出声来地流泪。说句题外的话，直到今天，每当我在荧屏上看到那些趴在地上磕着长头，向着拉萨朝圣的汉子，我回回都要流泪。我相信，如果我是一个藏民，我也会在一生中有一次这样的朝圣。人啊，当需要证明自己的时候，有多懦弱也就会有多坚强。

“文革”中的延安是朝圣者们的世界，到处都是串联的学生，多数是坐车来，也有不少用双脚走来。和全中国的景象一样，到处都是红旗、毛主席像和最高指示。也有不同的地方，这里没有“走资派”可斗。从这里走出去的“走资派”们，正在全国各地受着烈火煎熬。一群群的朝圣者们在这里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我们参观了枣园、王家坪和杨家岭。我们把小红旗献给了“四八烈士陵园”，又用军用水壶装了一壶延河水，到邮局寄回学校。做完这些神圣的革命活动以后，坐在延安北关小学教室改成的接待室的草垫上，我们都不说话，我们都在想自己的心事。“哥儿几个，怎么，躺在草窝里发傻？去看看有没有家里的汇款吧。”一起住在北关小学的另一队人，大概领到家里寄到的汇款，兴高采烈地跟我们打招呼。汇款？会有吗？他们三个都说不会有，因为我们怕红卫兵把我们弄回去，出走时都没有告诉家里我们行走的路线。“延滨，你家里也许会猜到你到延安的，去看看吧！”

“串联学生接待站”在延安一条小街。走到街口，我们都惊呆了。满街的大字报栏上贴着整整张大白纸的“大字报”，白花花贴了一条街。这一张又一张大纸上，不是别的，写的是一个个串联学生的名

字！这是一个个母亲寄出的汇款，给儿子们！这长长的名单纸墙，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冬里哆嗦着，一个又一个的“革命小将”，此刻在这纸墙前，真像“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此时我的心在抖动着。我是近视眼，我看不清上面的字！

同伴突然叫起来：“延滨，有你的！”我急忙凑上前去，但眼泪已经涌出来了。“这还有你的，延滨！”“这也有！”“还有！”同伴们大呼小叫，叫得我泪流满面！当我从工作人员手上接过六张汇款单，我发现，每张只有十元、二十元，但每一个星期天都寄出了一张！我知道，这是母亲在告诉我：“儿子！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捏着这六张汇款单，我再也忍不住，站在寒风中的延安街头，放声大哭起来！啊，延安啊，你就是母亲！直到今天，一想起母亲，我的心就总会再站在风雪中的延安街头，捏着那六张薄薄的纸，纵声大哭一场！

第二天，我们四个人，从延安北上，过黄河，向北京前行……

2

母亲知道我会走到延安去的。

我从母亲嘴里知道延安，是在我步行到达延安的前两年，1964年春天。在此以前，我只知道母亲犯了大错误，被“开除了党籍”，从宣传部长降为某研究室的副主任，1958年又下放到大凉山的西昌师范学校当了一名语文老师。母亲下放两年后，还不能调回省城，我就离开省城，来到大凉山中的西昌小城，陪着母亲一起生活。1964年身处逆境的母亲，又检查出了癌症。在转院到省城动手术的前夜，母亲把一块旧罗马手表和一本有二百元的活期存折交给我——这是母亲所有的财产了。在也许是诀别的这一夜，母亲告诉了我她的一生，其中，记忆最深的是母亲经三次努力才进了延安的故事——

母亲是辽宁一个大地主家大奶奶的大小姐。我的姥姥以让女儿进学堂为条件，允许外公纳妾。受过教育的母亲，在“九·一八”事变后，私自跟随东北军的表兄，到北平读书。“女儿跟人私奔了！”当这个消息传进那所大宅门，我的姥姥疯了。母亲在北平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并投身“一二·九”运动，随后又随东北军到了西安，然后和表兄一道从西安到了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束后，母亲的表兄被组织上派到了敌后工作，而母亲由于家庭背景等诸种原因，被送回了西安。延安第一次对她关上了大门。母亲回到西安后，在一家妇救会

找到维持生活的工作。这时，山西抗日决死队这支阎锡山当名义领袖、实际共产党管事的队伍，到西安招兵。经人介绍，母亲加入了决死队。到了山西后不久，她认识了从延安派到决死队的父亲。后来阎锡山反共，母亲随同在决死队当政治部主任的父亲一起调回了延安。二次再进延安，母亲先后在陕北公学和女子大学学习。在审干中，需要弄清从西安到延安到山西的某段历史，她又只身返回山西寻找知情的证明人。记得母亲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叹了口气：“那时我真成了一路讨饭的要饭婆了，但我还是宁肯要饭要回延安，也不回去当那个商会会长的大小姐！我在延安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史尼，你的爸爸也改名史太洛。”

我不知道他们曾用过这样的名字，至今不明白有什么含义。我的姐姐和哥哥出生在延安，一个叫延红，一个叫延光。从这两个名字，我完全想得出，延安是母亲心中的圣地，给了她何等的光明和希望。八年抗战胜利了，还沉浸在喜悦中的母亲，因有东北的背景，连同父亲一起，奉命急调东北工作。军令如山！姐姐延红送进了中央保育院，哥哥太小太体弱，不能入院，只好咬牙送给了延安一对没有孩子的农民夫妇。母亲舍子别女，再把全部家当换了一头毛驴，跟上急行军的大队。此时真是归心似箭，一切都是为了赶在坐着飞机轮船的国民党军队之前，回到东北。几个月后，在长春这个伪满洲国的“国都”，整日疯狂工作的母亲，突然在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之后，竟再也止不住了。她不停地唱这首歌，只要不唱了，就会问：“我的延光，我的延红在哪儿？”她崩溃了！一个母亲，无论她多么努力工作，但无法割断的失子之痛、思女之情，让她住了三个月的精神病院。

从那以后，灾难就一个接一个不断地降临到她的身上，但母亲全都是那么平静地面对……

那一夜，听完母亲的故事，我觉得我急迫渴望认识延安。我相信那是圣地，能让人改变一生命运，能让一个女学生九死而不悔地向往，能让一个母亲割舍一切地奉献！

正是这样，母亲在“文化大革命”风暴降到头上的时候，知道儿子朝圣的路，是朝着那个方向。当我站在风雪中的延安街头放声痛哭的时候，也许就注定了两年后，我会再次走进这个高原，像游子投进亲娘的怀抱！

两年后，我到延安插队当了农民。说到插队当农民，好多人都以为我是北京知识青年，因为延安是北京知青插队的地区。

我是以“投亲靠友”为理由，到延安当了农民。说实在的，一半是逃到延安避祸，原因是我把当“走资派”的父亲，从造反派“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都大学831兵团”的囚禁中，偷了出来。

记得那是我们父子通常见面的场景：父亲被两个大学生押着回到学生楼中的一间宿舍，他把头上的纸糊的高帽子，顺手放到门背后，摘下挂在脖子上的大牌子，放到双人床边，就像放下一个公文包，然后招呼我：“来久了吧？”我急忙把带的各种食品和水果从大书包里掏出来，放到宿舍中间的桌子上。父亲就十分和气地招呼管押他的两个大学生：“吃水果，吃水果，你们也累了，是不是？别客气。”那口气好像是校长来视察学生宿舍。两个学生习惯地拿上一只苹果或一块点心，掉头看自己的书，让我们父子说说话。我每次来，都带着理发的手推剪，第一件事，就是把父亲的头发推成小平头。这样父亲挨斗的时候，批斗他的人就揪不下他的头发了。我理发的时候，会把外面带进来的纸条塞给父亲，上面写着他需要知道的事。理完了头，父亲总是自己先抓一下，抓不住了：“好！好！这个星期又能对付过去了。”

成都正在全面武斗。前后校门都由荷枪实弹的红卫兵把守，父亲变成了囚犯和人质。就这样，在半年的时间里，我和看押父亲的学生混熟了。父亲也被允许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以后，到开水房去打回一瓶开水，顺便“放一下风”，在校园里走一圈。开始有一个人起床跟着他，后来懒得起早，就让父亲自己去打水，并在他们规定的时间回房。从秋到冬，天天如此，准点出去，准点回来。从秋到冬，早晨六点也从太阳露头，变成黎明前最黑暗的时辰。就在这样的早晨，我和一个同伴在大学的高墙外守候，听到父亲走到校园围墙内约定的地点，从墙头推进一架竹子扎成的梯子。父亲踏着竹梯，翻过高墙。我们推出藏在竹林里的两辆自行车。我的同伴在前面骑车探道，父亲坐在我这辆自行车的后架上，两辆自行车飞一样地穿城而过……

当天我就不能在成都呆了，我坐车回到大凉山，大凉山深处的西昌城也在武斗。不久后，我在西昌街头被几个不认识的人围住毒打了

一顿。这件事，让母亲坐卧不安，于是我第一个申请“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远远地逃到了延安。

我不想住在哥哥的家里。哥哥是收养他的那家的长子，有养父养母，还有弟弟和妹妹。我在他的帮助下，与一对老人住到一起，我是他俩的干儿子，我叫他俩干大和干妈。

我曾在《干妈》这组诗里写到这个背景：“我驮着一个‘狗崽子’的档案袋，/到圣地延安/为父母赎罪——……为他们在语言当子弹的战场，/只会说实话的嘴巴，/被无数弯着的舌头打垮……带色的风清扫这狼藉的战场，/我是卷进黄土高原的一粒沙。”大概和许多人的想法不一样，我认定我只能在这“最后的庇护地”当农民了，所以，我很快融入这个家庭。这是个只有一孔窑洞的穷人家。这孔窑洞是那种没有窗户的窑洞，关上木门就什么也看不见。窑洞靠里是一盘大炕，大炕上放一只大尿盆，那是两个老人的天地；靠外的门边给我新盘了个小炕，放得下我和一只小尿盆。头一天，躺在炕上，我就想：真像一座坟啊。后来我常梦见我的足趾和手指间长出许多根须，想起来，起不来！想喊，喊不出声！变成了树。大概这就是“扎根梦”吧，我真相信我能在这里扎根了。

有关在干妈家的这段生活，我在离开延安十年后，写了《干妈》，那些细节都保留着生活的原汁原味。我原先还有一段写我与干妈关系的，发表时删节了。其实，正是这一段，引出我这组诗的创作冲动。

我干大的真名叫栗树昌，是生产队的饲养员，从来不爱说话，大家都不叫他的名字，老老小小都喊他“老实人”。干妈没有名字，村里的人叫她“老实人婆姨”，矮小，精瘦，缠着小脚。她只要是醒着，就一刻不停地说话。她常常与邻居和村里人吵架——如果她觉得自己的丈夫受到别人的欺负，或是别人占了自己的便宜。干妈吵起架来全力以赴，她用高腔唱曲带出一串串骂人的话，像开机关枪，也像在吼秦腔的样板戏。她一边骂一边用两只手使劲地拍着肚皮，当两只胳膊扬起的时候，两只尖尖小脚就像踏在弹簧上，蹦得老高。当她又唱又骂又拍又跳的时候，村里的孩子都撒着欢地看热闹。鸡飞狗跳娃娃们笑，就像进了戏班子那么红火！这时候，生产队远远地山岭上干活的劳动力们，见这动静，队长就会喊：“延滨，你赶紧，你干妈又在跳神了！”我在犁地，我就会丢下牛鞭，我在锄地，我就会扔下锄头，连滚带爬地从山上往回奔，身后扬起大伙起哄的笑声。自从我住进干妈家以后，只有我出现在她的面前，她才会说一句：“看在我干儿的面子上……”关上骂仗的闸门。